

K E J I G O N G Z U O Z H E J I S H I



K E J I G O N G Z U O Z H E



科技工作者纪事_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 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工作者纪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编.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46-5860-9

I. ①科… II. ①中…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580 号

本社图书贴有防伪标志,未贴为盗版。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010-62173865 传真:010-62179148

<http://www.kjpbooks.com.cn>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62.5 字数:108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88.00 元(全二册)

ISBN 978-7-5046-5860-9/I·4

(凡购买本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
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问	张勤	宋南平		
主任	王春法	沈爱民		
编委	纳翔	周晓枫	苏青	罗晖
	王康友	吕建华	许向阳	周大亚
	王晓彬	郭昊	张小梅	赵立新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	许向阳			
成员	金光伟	傅美华	张晋香	孟令耘
	甘超华	杨富国	沈林岂	薛静
	尚少鹏	马晓琨		

选题策划 吕建华 许 英
责任编辑 许 英 王 菡
封面设计 赵 鑫
责任校对 林 华 刘洪岩
责任印制 王 沛

序

在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中,无数科技工作者为了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慷慨地贡献出他们的智慧和人生。在他们当中,既有享誉中外的科技大家,也有扎根基层默默耕耘的普通科技工作者;既有德高望重的名师耆宿,也有一大批无名小辈。他们秉承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爱国奉献、无私无悔的高尚品格,扎实工作,开拓创新,不愧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让社会了解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了解科学技术活动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大力弘扬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不断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激励更多的人献身科学、服务人民,是中国科协的重要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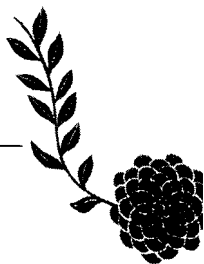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广泛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风范,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把近年来在《十月》杂志“中国科技工作者纪事”专栏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汇编成册,以《科技工作者纪事》为题出版发行,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科技工作者纪事》栏目主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在创新科学技术和普及科学技术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创新团队,特别是长期拼搏在基层一线和边远艰苦地区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在群星璀璨的科技界,他们都是一些小人物,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拥有自己的舞台,做出了令人惊羡的大事情,是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者和实践者。

《科技工作者纪事》的作者大都是文学名家,他们写的是文学作品,但讴歌的对象又是真人真事。作品用文学手法,以生动的笔触,既热情歌

颂优秀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不畏困难的坚韧意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曲折艰辛的人生道路,又娓娓道来他们在科技创新道路上的不懈努力和所创造的主要科研成就,把科学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它们在科技工作者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和升华。作品在讲述一个个生动故事的同时,刻画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让人感到科技工作者也是那么普通、那么亲切。从这些优秀科技工作者感人至深的小故事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充实,他们的创造是那样普惠,他们的境界是那样崇高。

这不正是许多人追求的闪亮人生吗?!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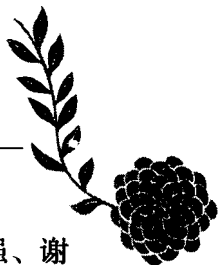
白色的春天

孙晶岩

春天是一年中最富有激情的季节，春天的色调是绿色的，春回大地，万木葱茏，绿色代表着生命，预示着希望。可近年来北方的春天，经常被沙尘暴困扰着。这个黄色妖魔在大地上肆虐，飞沙走石扑面而来，狂风发出凄厉的狞叫，成为春天的头号敌人，久经沙场的北京人已经有了在春天遭遇黄色妖魔的思想准备。然而，2003年的春天，沙尘暴却没有光顾北京。一物降一物，这个不可一世的霸王遇到了更厉害的孽障——SARS，也许沙尘暴知道自己不是SARS的对手，便知趣地躲开了，羊年时北京的春天是白色的，饭店空空荡荡，宾馆空空荡荡，大街上空空荡荡，商店里空空荡荡，地铁里空空荡荡，公共汽车上空空荡荡，出租车司机一天能拉上两趟活儿就算烧了高香了。以至于初到北京的外地人奇怪地问：“北京人都躲到哪里去了？”困扰北京人的堵车问题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道路畅通得令人不可思议，“120”救护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闪烁的红灯在夜色中发出一道道寒光，把人的心揪得紧紧的。商品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消毒液畅销，体温表畅销，板蓝根畅销，防非典的中草药畅销，胸腺素畅销，转移因子畅销，眼罩畅销，口罩畅销，久违的口罩像雨后春笋般萌生，纸口罩、纱布口罩、纳米口罩、猪嘴口罩、药用炭口罩五花八门争奇斗妍，在大街上几乎人人戴口罩，一时间白色旋风刮遍了北京，刮遍了全国。善良的院长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他的部下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春天是共和国政治舞台繁忙的季节，举世瞩目的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是在春天隆重开幕。



2003年3月5日,既是两会开幕的日子,也是周恩来总理的诞辰日,还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40周年纪念日。可就在这个充满了喜气的日子里,一个幽灵却在北京徘徊。下午四点钟,一辆白色的救护车从北京的五棵松向岳各庄驶去。沉浸在两会开幕喜悦心情中的北京人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解放军302医院收治了北京市第一例非典病人。3月7日晚上八点多,SARS病人侯孝田的病情急转直下,医院立刻开始了紧急抢救。当时,姜素椿正和老伴彭橘云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他抓起听筒,里面传来医务部主任王业东急切的声音:“姜教授,有一名危重病人,请您马上赶到感染一科一病区指导高危病人的抢救。”姜素椿用湖南话果断地说:“好,我马上就来!”撂下电话,他就急匆匆向感染一科赶去。他的家住在五楼,楼道里没有电梯,下楼时老伴儿一个劲儿地叮嘱他:“慢点,别摔着了!”姜素椿气喘吁吁地赶到病房,医务部王业东主任和感染一科的赵敏主任、叶文华副主任及六个医生、一个护士长和两个护士正在抢救病人。他一边穿隔离衣一边听医生向他介绍患者的病情。医生说病人晚饭时吃了点东西,刚过半个小时就不行了。当时病房没有厚口罩,姜素椿灵机一动在薄口罩里垫了两块纱布。他穿好隔离衣来到了病人的床前,发现侯孝田全身青紫,神志不清,呼吸心跳都没有了。叶文华副主任给病人插管,出师不利没有插进去。他们便请来麻醉科医生任波,任医生把管子顺利地插进病人的气管后,侯孝田肺部巨大的压力把呼吸道分泌物像冲击波一样喷了出来。当时张新伟医生正抬着侯孝田的头,痰和黏液喷到了他的脸上、口罩上、眼镜上、衣服上……谢杨新医生也站在病人床头,污物也不客气地喷了他一身。他们顾不得擦掉污物,全力以赴地抢救着。过了片刻,吕占秀院长来了,王凝芳教授来了……考虑到姜素椿年龄大了,又患过癌症,吕占秀院长执意让他在病房外隔着窗户坐镇指挥。姜素椿心里明镜似的:这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有很大的传染性,尤其是气管插管后风险最大。病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在这个关键时刻自己怎么能后退呢?他不顾院长的劝阻,毅然决然地走进了病房,却把院长挡在了门外:“院长,这儿危险,您在外面照顾一下病人家属,里面有我呢!”院长对医务人员说:“抢救过程中一切听姜教授的指挥!”有姜教授等人指挥抢救,医生们更加信心百倍了。姜素椿紧紧地盯着病床前的心电图示波,发现一直是直线,他果断地下达了一级战令:心内注射、静脉注射、心脏按压……姜素椿看到一个医生的手套



没有戴好，急忙提醒他：“把手套往上戴好压住衣袖。”张新伟、秦恩强、谢杨新、王冶和王军年医生一边给侯孝田做心内注射，一边轮流给侯孝田做体外心脏按压。心脏按压要用大力气，病床在医生的按压力作用下不停地挪动，姜素椿站在床的一侧用身体紧紧地顶住病床，终于稳定了病床。荧光屏上直线的心电示波突然有了一个波峰，医生们仿佛是在沙漠中跋涉了很久的旅人，在几天喝不到水的情况下突然发现了一泓清泉，这个小小的波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姜素椿激动地瞪圆了眼睛，痴痴地看着心电图示波，他多么希望会出现奇迹，侯孝田会在爱的感召下起死回生啊！他和王凝芳主任密切观察着病人瞳孔的变化，聆听着病人的心跳。由于气管插管补充了氧气，侯孝田的瞳孔在呼吸心跳停止后一时还没有放大，为了看清侯孝田的瞳孔，姜素椿把头放在离病人一尺左右的位置近距离观察着。在抢救病人的战场上，姜素椿就像一个将军，他的一举一动给医生护士们吃了颗定心丸，他的一言一行给白衣天使们树立了榜样。抢救了半个多小时后，侯孝田的心电图示波仍然是直线。姜素椿明白病人是呼吸衰竭、心跳停止，已经没有希望了。吕院长在安慰病人家属的空当不时地走进抢救室看病人，姜素椿走到吕院长面前，轻轻地问道：“院长，病人心跳呼吸停止得时间太长了，依我的经验是不行了，是否停止抢救？”吕院长斩钉截铁地说：“姜教授，再努努力，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军令如山，听了院长的话，姜素椿又指挥医务人员向死神发起了冲锋。抢救病人时门窗是关着的，非典病人临终前插管或气管切开时毒性是最大的，呼吸道分泌物直接喷出来，气溶胶悬浮在空气中时致病性最强，可姜素椿等人却在密闭的抢救病房里整整待了一个多小时。

SARS 是一场突发的瘟疫，对这种陌生的疾病，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敌人躲在哪里。如果说北京市的抗击非典是一场攻坚战的话，那么解放军 302 医院的医务人员无疑就是第一梯队。如果说 SARS 是敌人射向我们的子弹的话，那么 302 医院的白衣天使无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堵枪眼。吕院长在做出坚持抢救的决定时只是凭着军人对人民群众的挚爱，凭着医生对病人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下达了战令，可善良的院长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他的部下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他们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啊！尸体解剖就是一锤子买卖，此番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直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侯孝田依然没有任何回应。由于患者年龄大，就医晚，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可恶的 SARS 病





自己早晨走进病房，晚上还能不能安全地回来。考虑到姜素椿年事已高，担心他被感染，医院领导命令他火速撤离一线。看到同行们一个个地病倒了，姜素椿的心像利刃绞割般疼痛。他觉得我们是在坚守无名高地，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中弹了，作为幸存者决不能临阵逃脱。在白色妖魔面前，他没有退缩，仍然坚持白天查房，晚上查资料，力图找到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的办法，他要在枪林弹雨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雨水和泪水搅和在一起，雨夜不能送行的别离是那样清冷凄凉。姜素椿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先和妻子一道在院子里散步，回家后再看《新闻联播》。过去俩人总是肩并肩散步，自从他接触非典病人以后，他就和妻子一前一后地走，吃饭分餐吃，睡觉分屋住，每天从病房回家前还要在院子里做风淋。他觉得 SARS 病毒在一米以内的距离里是很危险的，但在两米以上的距离就比较安全。就在姜素椿陪同周先志下病房的那个晚上，他和妻子像往常一样在楼下的花园里散步，突然感到身上一阵寒冷。他问妻子：“你觉得冷吗？”妻子说：“不冷啊。”他的身上还是一阵阵发抖，回到家里一试体温 37.6 度，考虑到感染一科的医务人员连续病倒的现实，他意识到 SARS 已经来敲自己的门了。他向医务部汇报了病情，医院让他马上住院。他说：“我心里有数，再观察一天，如果明天还不好，我一定住院。”

8

3 月 15 日，正是两会闭幕的日子，那天下午他又感到发冷，晚上一试体温，37.9 度，他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我可能是感染了非典，我要马上住院。”晚上，他简单收拾了几件生活日用品和衣服，拎着小包向门外走去。妻子跟着他出了门，他对妻子说：“回去吧，你不要送我。”

他扶着楼梯下了楼，妻子仍然跟在他的身后，讷讷地说：“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他关切地对妻子说：“上去吧，病房是污染区，非典的传染性是很强的，求求你不要送我了。”看到丈夫如此坚决，彭橘云脚像钉子似的钉在了楼门口。那天晚上，天上下着小雨，姜素椿冒着小雨向医院东南角的感染一科走去。他边走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头发，那天他刚刚理过发，头发短短的，小雨飘洒在头上湿漉漉的。他回头望了一眼，看到妻子站在楼下呆呆地盯着自己，泪水在眼眶里转悠。他向妻子挥了挥手，示意她赶紧回家。当他转过身向病房走去时，心里涌出了凄风苦雨。他鼻子一酸，几滴清泪溢出了眼角。雨水和泪水搅和在一起，雨夜不能送行的别离是那样清冷凄凉。哎，这一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了！望着丈夫的背影，彭橘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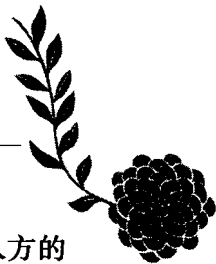
线，把姜素椿和彭橘云牵到了一起。姜素椿对彭橘云一往情深，彭橘云觉得俩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还是同行，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姜素椿这个人聪明朴实，与人为善，无论是对同学还是对病人都能掏心窝子，有信任感，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心里很踏实。命运真是一个魔方，时刻捉弄着每一个人。阴差阳错，正当姜素椿满怀信心准备结束军训后到301医院报到时，总后卫生部突然通知他到解放军302医院报到。当时，302医院正在组建传染病医院，需要一些骨干，姜素椿还没有结束军训就被302医院点名挑走了。看着朝夕相处的姜素椿登上了火车，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袭上了彭橘云的心头。她意识到自己那颗温柔的心，已经离不开这个高个子的老乡了。温文尔雅的彭橘云以其出色的学习成绩被解放军301医院选中，当上了小儿科医生。他们相爱了，301和302医院近在咫尺，只要有空，姜素椿就骑着辆破自行车到五棵松看望心上人；彭橘云下了夜班也会乘公共汽车往南坐四站到岳各庄与姜素椿约会。空余时间他们一起到图书馆查资料，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一起到八一湖游泳，有时彭橘云给孩子看病一时下不了班，姜素椿就痴痴地站在病房门口等候。爱神的力量是伟大的，他们志趣相投、心心相印，1957年年底，终于双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非常简单，一张双人床两床军被，就是他俩的全部嫁妆。一间小房里请了几个朋友，大伙儿在一起吃了橘子算是婚宴。橘和聚同音，朋友们祝愿这对新人百年好合、永远相聚。结婚以后，他们孕育了两个女儿。老大叫姜江，老二叫姜沁。夫妻俩都是医生，整天忙得团团转。彭橘云在301医院值班，姜素椿就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活，洗衣、买菜、带孩子，里里外外一把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那天晚上，刚巧彭橘云又在301值夜班，姜素椿带着两个女儿在家里休息。剧烈的晃动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女儿的房间，叫醒孩子就冲了出去。他把两个女儿带到空地上，叮嘱女儿说：“你们就待在这儿，不要动。”姜江问道：“爸爸你干什么去？”他说：“爸爸到病房搬病人去。”说完，他就向病房跑去。他和科里的医务人员一道把病人扶到了院子里，在树底下搭好了窝棚。天渐渐亮了，人们才发现姜素椿只穿着背心裤衩，便催他回家换衣服。他回到家门口，看到两个女儿还在空地上乖乖地抱着大杨树，不由得鼻子一酸。当年的乖女儿已经长大了，老大姜江学计算机，老二姜沁学防疫。姜素椿夫妇工作在不同的医院，有着不同的专业。虽然俩人经常出差，可那种别离是可以送行的。





鸡汤等营养品送到感染一科门口。感染一科的医生护士不敢和他对视，怕引起他的伤心，大伙儿低着头接过他送来的饭盒就匆匆走开了。主管护师吕艳清是302医院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中病情最重的一个，她乏力、烦躁、呼吸困难，想喝水手却拿不动杯子，饥饿和困乏同时袭来，她的肚子明明饿得咕咕叫，却困得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同事们想和她在电话中聊天，她总是疲惫地说：“我想睡觉。”女儿周思含打电话问候她，她呼吸急促说不上一句完整的话，总是扑扑地喘气。女儿奇怪地问：“妈妈，你怎么在电话里老吹我呢？”她的呼吸音太重了，只好撂下电话，用手机给女儿发短信。吃饭时必须摘掉氧气面罩，可摘掉面罩喘不过气来，不摘又没法吃饭。上了激素类药后人排泄得很快，吕艳清最害怕上厕所，有了便意想上厕所要酝酿很长时间才能咬牙爬起来。最重时她的胸片比有的死亡非典病人的胸片还要差，从影像上看几乎都是白肺。她经常哭，哭是在释放压力。有时候实在太痛苦了，她悲哀地想：女儿啊，要是你和你爸现在站在楼外的草坪上让我看上你们一眼，我两眼一闭就解脱了。妈实在是撑不住了，也真不想再撑下去了。那时候，302医院的上空阴霾密布，赵敏倒下了，叶文华倒下了，任波倒下了，秦恩强倒下了，刘雪梅倒下了，张玉敏倒下了，吕艳清倒下了，赵玉荣倒下了……看到十多个同事先后倒下，护士孙艳红抱着男朋友张新伟哭了起来，这个22岁的女孩儿刚刚哭完就感染上了非典，体温38.2摄氏度，头剧烈地疼痛，她住院时张新伟对护士说：“把小孙旁边的床给我留着，这么多人都病倒了，我肯定跑不掉。”可恶的SARS病毒，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截至2003年6月19日，北京市确诊非典病人总数为2521人，其中医务人员的感染人数为399人，感染率几乎达到六分之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碰到的情况。姜素椿的静脉输入了非典病人康复期的血清后，他觉得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身上有劲儿了，呼吸通畅了，浑身上下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他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运用血清疗法治疗非典，姜素椿在国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践证明血清疗法是比较安全有效的，完全可以用于治疗某些非典型性肺炎。姜素椿是个懂医的患者，他一直参与自己的全程治疗，主动提出上抗生素的建议。虽然是在住院，他每天都在收看电视中的非典信息，查阅资料，经常思考问题。他兼任好几个医学杂志的编委和副主编，审稿和写稿的任务繁重。病情刚刚好转，他就爬起来写论文。过去他总是以传染病专家的面孔出现在病人面前，现在自己得了烈性传





染病，角色换了，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患病的苦闷烦恼，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关心。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在危难中更加感受到人文关怀的重要。我国的传染病90%以上为肝病，过去我们的传染病专家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肝病的防治上。肝炎病人死亡时静悄悄，血压逐渐听不到了，没有狰狞的面孔。而非典病人却是呼吸衰竭窒息死亡，病人临终前脸色青紫，嘴唇紫绀，眼睛往上翻着，嘴巴张开着，像一条蹦出了水面的鱼拼命地喘息着。如果说肝病晚期的患者是坐着牛车走向死亡的话，那么严重的非典病人就是乘着火箭在走向死亡。在非典特效药没有出台之际，血清疗法也许是救命的稻草。但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用血清疗法，因为非典康复病人的血源有限，配血和取血的时间有限，非典康复病人早期和有基础病病人的血清都不可靠，只能是患非典后两个月左右的血清为好。在阴霾密布的日子里，姜素椿在自己身上做血清试验并获得成功无疑是让沮丧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对稳定医务人员的心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能够遇上一种前所未有的疾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过去，姜素椿只是从书本上看到极度憋气的记录，这次感同身受，他才切身体会到喘不过气的滋味儿。得了非典就会有浓痰，痰是肺叶产生的排泄物，气管和支气管里有很多纤毛，像小笤帚一样，不断地把痰等分泌物排泄出去。为了便于空气流通，302医院每个非典病房都安了空气洁净器。北京的空气本来就干燥，空气洁净器一启动来回吹风，室内的湿度就会更低。姜素椿让唐永红找来了一个湿度计，一测量湿度只有18%。按照人的生理要求，湿度以60%为宜，南方一般是60%~80%，北方干燥，姜素椿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感到湿度保持在40%~50%比较适宜，嗓子不干了，痰也容易排出。他让护士用湿布擦桌子，在病床下面放两盆凉水，再往地上洒水来调整房间的干湿度。通过调节，既流通了空气，又保持了湿度。姜素椿特别爱动脑筋，非典病人需要大量吸氧，可医用氧气面罩一戴上去，吸进去的是氧气，呼出来的却是二氧化碳，两种气体混在一起，氧浓度就低了。姜素椿琢磨着：如果能在氧气面罩上加一个膜，让呼出去的二氧化碳从另一个渠道出去，就可以避免呼出去的二氧化碳再一次被吸入肺里。他和医务人员一道做氧分压的检测，群策群力提出了改进医用氧气面罩的建议。姜素椿的心里时刻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他虽然身染非典，却时刻关心着其他医务人员。他经常向医生打听其他感染非典的医





务人员的病情，了解他们的治疗方案。一天晚上，范荣医生在病房值班，他把范荣叫到自己的病房，把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递到范荣手里，热情地说：“范医生，西瓜又脆又甜，你赶紧把这些西瓜送给其他住院的医务人员。”范荣感动地说：“教授，现在西瓜这么贵，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姜素椿摆了摆手：“哎，我想为大家改变点病房气氛，更何况他们的病比我重，他们更需要！”姜素椿像一团火苗，照亮了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对张新伟医生说：“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能够遇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疾病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能够在有生之年投身于重大疾病的救治工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写点文章。”在姜素椿患病的日子里，他没有被非典吓倒，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趴在病房的简易餐桌上写论文。病房规定晚上九点半熄灯，可姜素椿病房的灯光总是亮到子夜。一天晚上，护士孙艳红到病房查房，看到姜教授的房间灯火通明，孙艳红说：“姜教授，都快12点了，您怎么还不睡啊？”他说：“我很快就睡。”小孙走了出去，过了半个小时，当她再次前来查房时，姜教授依然在伏案撰写论文。小孙只好叫来了姜教授的经治医生范荣，范荣劝姜素椿早点休息，姜素椿说：“范医生，我心里急啊！对非典大家还不了解，我要快点把这些论文写出来好让后人有所借鉴啊！”范荣说：“教授，今天太晚了，您还是早点休息，明天再写吧。”院领导知道姜素椿没日没夜地写论文后，让他的老伴彭橘云劝劝他。彭橘云打电话劝他不要这么拼命，可他还是闲不住。有一次，护士李翠珍开玩笑地说：“姜教授，您是来住院的，就应该好好休息，怎么有那么多写不完的东西啊？”他揉着发酸的手腕说：“躺在床上闲着也是闲着，趁现在有时间，我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身为非典病人，他对疾病有着切身的感受。血清疗法以后，他认真地记录着自己的生命体征。哪怕是一个念头一点感受都要及时记录下来，不让任何一点思想的火花熄灭。他是一个非典病人，任何一点体力和脑力的劳动对他虚弱的身体都是一种摧残。可他却全然不顾，废寝忘食地撰写论文，经常饭菜都凉了，他还是舍不得搁笔。就这样，在一张简易的餐桌上，这位74岁的老人写下了《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给内科医生的启迪》、《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医院感染的防治》等九篇医学论文，共计五万字，对防治非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有人说同行是冤家，有的医生不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同行，而姜素椿却毫不保留，他觉得SARS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两军对垒，所有的医生都是我方的士兵，只





有 SARS 是敌军。只有让更多的医生掌握了防治 SARS 的本事，敌人才会土崩瓦解。所以，姜素椿总是把自己防治 SARS 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每一个向他请教的人。2003 年 3 月份，佑安医院的葛院长通过 302 医院的一位教授找到了姜素椿，向他请教有关防治 SARS 的问题。姜素椿问道：“你们有没有呼吸机，有没有床头 X 光机？”葛院长说：“没有。”姜素椿焦急地说：“你们赶紧去买，非典病人最后就是呼吸衰竭，必须上呼吸机。床头 X 光机也很重要，非典病人的透视一定不能到普通放射科去，否则很容易传染其他病人。”葛院长问他 SARS 的病原是什么，姜素椿说像是病毒，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来龙去脉，姜素椿自己觉得动物携带病毒的可能性较大。当葛院长又问他如何防护，他滔滔不绝地讲了房间要通风，要上抗生素、激素等诸多问题，俩人在电话里整整聊了半个小时。后来，研究人员发现 SARS 的病原是冠状病毒，在广东经营野生动物的小贩里面，十个人有五个血液里冠状病毒抗体呈阳性。解放军 309 医院收治非典病人后，曾派人到 302 医院取经。姜素椿和他的学生们把自己的经验和盘托出。后来，吉林省在长春市办了一个防治非典培训班，邀请姜素椿去讲课。姜教授应邀前往，侃侃而谈，大礼堂里座无虚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SARS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只要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存在 SARS 病毒，就会威胁到人类健康。SARS 病毒是不理会国境线的，它们不需要护照就可以闯入任何国家。因此，只有全球的医务工作者携起手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向世界通报，才可能使 SARS 病毒斩草除根。现在，全球为研究 SARS 成立了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中国香港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联合实验室，就是为了资源共享。疫情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医学问题，它关系到国家命脉。

2003 年 5 月 6 日，解放军 302 医院为 15 名感染“非典”康复后的医务人员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姜素椿站在誓师队伍的最前列，他说：“我身上已经有了抗体，我不怕被传染了。”10 点 30 分，他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党旗、军旗宣誓：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无私无畏，再赴一线；牢记使命，救死扶伤；依靠科学、精心救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全力投入战斗，誓夺全面胜利……仪式结束后，他在“万众一心，战胜非典”的条幅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再次表达抗击非典的决心。望着白发苍苍的姜素椿，医务人员不由得想起了一幕幕往事：2001 年 7 月的一天，姜素椿正在中华医学会开会，突然接到了院里的紧急电话，说黑龙江省密山县有很多学生因为注射了乙型脑





炎的活疫苗出现了疫情，请他和院里防疫队的其他两位同志晚上六七点钟一起乘飞机赶赴东北执行任务。接到电话，姜素椿匆匆赶回家，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就驱车赶往机场。飞机在漆黑的夜色中降落在牡丹江机场，他们在白山宾馆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就乘汽车向密山县赶去。绿色的森林青翠欲滴，肥沃的黑土地仿佛能攥出油来，田野里插满了水稻，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泥土的香味儿。姜素椿没有心思去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他的心被疫情揪得紧紧的。到了现场，才知道密山县的八千多名中小学生注射了乙型脑炎疫苗后，一部分学生出现发烧、恶心、呕吐、头痛、局部红肿等症状。家长们怀疑是打疫苗造成的，便拥进医院，孩子们把密山县医院、密山县林业局医院等三家医院塞得满满的。孩子们注射的是长春生物制品所生产的减毒活疫苗，这种疫苗叫做地鼠肾乙型脑炎疫苗，就是先把乙脑病毒接种到地鼠的肾细胞上，把病毒减毒，使抗原性存在，而病毒已经没有致病性了，再把抗原提取出来注射到人的身上使之产生抗体。有的人不懂疫苗的原理，就造谣说疫苗是从老鼠身上取来的，女孩子注射了这种疫苗将来生的孩子也是老鼠。

一时间，大家惶恐不安，事态不断恶化，有的家长砸县政府的窗户，有的家长集体告状，有的家长卧轨，极大地影响了安定的局面。还有的家长们把状告到省里，告到中央电视台，疫苗风波震惊了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批示要尽快派北京的专家去调查解决。姜素椿临危受命赶赴密山县医院和密山县林业局医院看望病人，病人家长听说北京的专家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这个拽着他的胳膊，那个扯着他的衣襟，抢着让他先看自己的孩子。姜素椿仔细地观察着病人，发现医生的治疗全被家长们掌控着，他们互相攀比，你家孩子住院了我家孩子也要住院，你家孩子输液了我家孩子也要输液，你家孩子吸氧了我家孩子也要吸氧。由于人多，一张病床上躺着两个孩子。姜素椿认真地查看病历，关切地询问病情。有的孩子看到别人肚子疼也说自己肚子疼，看到别人头晕也说自己头晕。多年的医学经验告诉他：注射疫苗可以产生群体癔症样反应，这是一场由于注射乙脑疫苗引发的群体癔症样反应，最好的医生是家长、教师和心理医生。他来到一张病床前，床上的女孩子在打吊针，他亲切地询问孩子的病情，可那个女孩子却不搭理他。他没有在意孩子的失礼，仍然热情地与孩子的家长聊天。他问孩子的母亲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有什么业余爱好？孩子的母亲说这孩子英语不错，平时爱玩多米诺骨牌。姜素椿就用英语和这个孩子聊